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四目錄

刑政五 治獄下

慎獄芻言

祥刑末議

省刑

論命案

論盜案

謝獄

山東臬司條議四事

治劫盜議

強盜破財說

治獄四條

咨稟牌票存簿說

與秦小峴廉使書

李漁

李漁

唐甄

汪輝祖

汪輝祖

王士俊

朱學

鄭振圖

姚文然

李上楨

姚文然

吳憲

廣東全圖

雲南全圖

貴州全圖

廣西全圖

福建全圖

山東全圖

河南全圖

湖北全圖

湖南全圖

安徽全圖

江西全圖

浙江全圖

江蘇全圖

廣東全圖

廣東

雲南

貴州

廣西

福建

山東

河南

湖北

湖南

安徽

江西

浙江

江蘇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四

刑政五 治獄下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慎獄芻言

李漁

論人命

古法流傳至今。今人已失其實。而僅存其名者。莫若人命。中保辜一事。辜者罪也。保辜者。令有罪之人。自保其罪。以塞他日之辨端。且救此時之覆轍。一事而諸善備焉。古法莫良於此。譬如張三毆傷李四。李四病創垂危。自分必死。隨令親屬鳴官求驗。官府驗有真傷。審得張三凶歐是實。即以李四交付張三。責令延醫調治。照律限期。期滿之日。或生或死。定罪發落。蓋因被毆之人。自非慈親孝子。鮮不利其速死。以爲索詐凶人之地。故以調理之。責付之凶人。凶人以一朝之忿。釀成殺身之禍。未有不悔恨求生者。救人即以自救。何金錢之足惜。是以一經保辜。活兩人生命也。倘其療治不痊。如期殞命。則於限滿發落之時。便可定罪結案。不致株連一人。延緩一日。何也。以其驗傷之際。先得兩造口供。被毆喪命者。既以親口訴冤於生前。毆人致斃者。難以活口。賴傷於死。後若說不干已事。則從前之調理爲何。無證亦可以成招。完屍亦可以定罪。較審人命於既死之後。展轉推詳。而莫究其實。憑空摸索。而不得其端者。其勞逸難易之相去。豈啻霄壤哉。今世僅存保辜之名。而不行其實。非不知人命爲極大之案。保辜爲最急之事。無奈吏牘如山。不能分別料理。每與田土婚姻諸小訟。一概准行。常有疊月經年。未遑審結。以致凶犯脫逃。無人抵命者。直待審出真情。知其毆死殺傷是實。始爲追論保辜。逆數期限。及究行凶之罪。勢必反覆株連。欲起死者而問之。已無及矣。問所以不行保辜之故。則曰人情刁惡。

非復三代遺風。十紙人命狀詞。究無一紙是實。若必一一驗傷。人人取結。則官長無就憩之時。而訟庭少容足之地矣。曰不難。是則有止才。再詐之法。在在未經放告之先。示以畫一之規而已矣。請宰州邑者。分別狀式二紙刊板流行。一紙照尋常狀格。無事更張。除人命之外。一切姦盜詐僞諸重情。以及田土婚姻諸細務。總用此格。令告者據實填進。審得其實。固爲伸冤洩憤。卽其詞稍有不實。亦不必概坐反誣。輕則斥逐。重則杖懲。以民間刁訟之風。浸淫日久。不能遽革。且畱餘地。以待逐漸挽回。一紙則另出新裁。單爲人命而設。併柱語亦爲刊定。止以被殺被毆情節。令告者自填。詞後畱空格六行。每行分刻其上。一曰凶犯。二曰凶器。三曰傷痕。四曰處所。五曰時日。六曰干證。如用木棍毆打。則填木棍二字於凶器之下。如無凶器。係拳腳毆傷者。卽填拳腳等字。頂門有傷。則填頂門二字於傷痕之下。餘皆倣此。六項之中。如有一項不填。不遵此式。卽係誣誑。必不准理。如時日稍遠。卽係舊事。亦不准理。六項之後。又刻一行云。以上如有一字虛填。自甘反坐。令告者親填花押於下。無押者不准。如是。則小民知爲特設。與依樣葫蘆者不同。法在必行。不待聽斷之後。卽寫狀時已知之矣。當事者一見狀詞。卽時批發。立拘兩造及詞內有名人等。併喚折傷科醫士。當堂細驗。以傷痕凶器等項。合之詞內所填。觀其對同與否。無論事事皆虛者。懲誣必盡其法。卽使五項皆同。止有一項不對。明知下筆之訛。亦必先正妄填之罪。責治告狀親屬。然後審理。審得其實。卽以凶器貯庫。照前設保辜之法。責令凶人領回調理。候限滿發落。倘被毆被殺之人。去城黨遠。若令扛擡到官。恐被傷之處。中風致殞。卽委廉明佐貳。匹馬單輿。督同醫士往驗。具文詳覆。以俟躬審。驗審之際。務極精詳。蓋此時耐煩一刻。卽可爲他日干連人等全活數命。又免上司批駁之煩。省自己推詳之苦。始勞終逸。有裨於人已不淺也。其坐誣之法。於他訟稍寬。而獨加嚴於人命者。

以別狀告虛情雖可恨其所害者不過被告一家人命告虛則不止害讐家直且騷擾衙門侮弄官府令其破有用之工夫驗無傷之關毆則告者不是害人明是害官害人罪小害官罪大卽斃諸杖下彼亦何說之辭小民之敢於誣告者自謂我以人命告官府原不以人命聽不過戶婚田產口角致爭之罪名耳勝則可以服人害亦無損於已何所憚而不爲今知利害若此關係若此苟非病狂喪心之人必不敢爲以身試法矣此法一行謂世間猶有假命害人之事吾不信也此法一行謂世間猶有誤填人命之事吾不信也此法一行謂有司苦於錢穀簿書及他種詞訟則可謂爲駁審人命難定招詳今日檢屍明日夾犯與凶囚冤鬼爲鄰者吾不信也但須執法不撓初終如一方能有濟若使徇情受託一紙不坐反誣罪當情真一犯容之漏網則此法不行矣要知當此之時事事勸人執法語語誠人徇情無論勢有不能卽進言者亦難啟口居官之執掌頗多不止詞訟一事訟詞之種類更雜豈止人命一條畱此一事以示無私借此一條以明有法亦時勢之可行者也況頽俗難以驟更頑民可以漸化焉知一事有效不可行之第二事二事有效不可行之第三事乎由人命而盜賊由盜賊而姦情由姦情而婚姻田土以及鼠牙雀角諸碎事無一不可以此法推之果能如是則鳴琴臥理之風未必不階於此也

人命中疑獄最多有黑夜被殺見證無人者有屍無下落求檢不得者有衆口齊證一人而此人夾死不招者有共見打死是實及弔屍檢驗並無致命重傷者凡遇此等只宜案候密訪慎勿自恃摘伏之明鍊成附會之獄書曰罪疑惟輕又曰甯失不經夫以臯陶爲士猶慎重若此況其他乎今之爲官者苟能闕疑慎獄卽是羈比臯陶彼鍛鍊成獄者不及古人遠矣何聰明之足恃哉

人命不同他獄。讞者不厭精詳。上司數批檢問。正謂恐有冤抑。欲與下僚商酌。爲平反計耳。要知一人之聰明有限。同官之思慮無窮。從前承問者。豈事事皆能自決。亦知重獄非一審可定。未必不留餘地。以俟後人。即上司批訊之法。亦自不同。有詞與意合者。有詞在此而意在彼者。又有欲輕其罪。而姑張大其詞。以示國法之重者。此雖憲體宜然。亦以試問官之決斷何如耳。承委諸公。須出已見成招。慎勿雷同附和。若觀望上司之批語。以定從違。或摹寫歷來之成案。以了故事。其中倘有毫髮冤情。罪譬比初審者更重何也。天下之事。一誤尚可挽回。再誤則永難救正。獄情不始於我而死刑實成於我也。

屍當速相。而不可輕檢。骸可詳檢。而不可輕拆。拆骸蒸骨。此人命中萬不得已之計。倘有一綫餘地。尚不可行。若使人命是真。抵償可必。則死者受此劫磨。尙能瞑目。萬一抵償不果。枉遭此難。令彼何以甘心。故輕拆不如詳檢。詳檢不如速驗。速驗不如細審。果能審出真情。則不但無事檢拆。併相驗亦可不行矣。嘗思一言折獄之人。不知存活多少性命。完全多少屍骸。故人樂有賢父母也。又凡奉上司批駁。情節不明者。止審情節。屍傷欠確者。力檢屍傷。慎勿一槩煩擾。以致生死俱累。

檢屍弗嫌凶穢。定宜逼近屍所。凝目相驗。稍稍移視他處。作作人等。便可行私作弊。爾況故作憎嫌迴避之狀。以開增減出入之門乎。每見官府坐於棚廠之內。作作人等立於棚廠之外。相去不止數十步。而被犯鎖扭跪階。不使同看。惟憑屍親作作喝報屍傷。或多增分寸。或亂報青紅。官府執筆登記。但爲此輩作贖錄生耳。徒有檢屍之名。絕無相驗之實。以重獄爲兒戲。直謂之草菅人命耳。及經上司批駁。再易檢官。再更作作。或暗賣屍格。約與雷同分寸。或意欲重輕。增減疑似傷痕。駁而又駁。檢而復檢。是死者既以挺刃喪命於生前。又以蒸爇

裂屍於身後。生死大故。人命關天。求問官注目一視而不可得。其冤酷遂至此哉。

檢屍之弊多端。難更僕數。其顯而易見者。備載洗冤等錄。人所共知。另有一種奇弊。謂之買屍造傷。不惟傷假。併屍亦假。令人莫可測識。有等奸民。慣盜新墓中骸骨。以阜礬五檟蘇木等物。造出淺淡青紅等傷。賣與誣告人命者。賄通仵作。以此陷害讐家。或竟出仵作一人之手。取獲重利。檢官不能覺察。曾有釀成大獄者。所以檢屍一事。最難不但傷之真假宜辨。併屍之真假亦不可不辨也。

檢屍所以驗傷。驗傷者。驗屍主所告之傷。非驗所不告之傷也。屍主告驗詞內。言用某器打傷某處。卽於所告之處驗之。觀所告與所驗對與不對。故曰驗傷。猶之百姓告荒。而官府踏勘。止勘所告之處。驗其言之信否。至於不告之處。則雖有災荒。亦過而不問。又如百姓被盜而遞失單。至獲盜之日。所開何物。止追何物給之。其餘財帛。焉知非其固有。皆可置而不論。同一理也。檢屍之官。倘不顧名思義。舍所告之處不驗。而驗他處。或遍驗通身。則無論打傷之情。確與不確。總無不抵命之人矣。何也。人生一世。自少至老。或失足致跌。或負重觸堅。或游戲被擊。血不流行。聚於一處。則彼處骨節之上。未有不帶傷痕者。輕則日久漸消。重則終身不散。如其不信。試將病死之人。取其骸骨蒸驗之。若果全身俱是白骨。絕無一點血痕。則檢驗之傷。眞足憑矣。如其不然。則此種物理。尙須討論。常有問官不解此意。譬如屍主所告。原稱當頭一擊致死。及向渾身檢驗。尋出無數傷痕。盡入招詳申報。上司以傷痕不對。駁令復審。問官不肯認錯。隨增遍毆情節。以實之。此非有意害人。止因此種物理。書籍不載。人所未聞。見有傷痕。卽疑爭毆所致。有所憑而定罪。不爲冤殺無辜。故始終信之而不悔也。

論盜案

強盜初執到官。當察其私地受拷之形。狼狽與否。以爲刑罰之寬嚴。詞色之喜怒。若見其步履如常。形體不甚
踣促。自當示以震怒。加以嚴刑。非此則眞情不能吐露。倘見有負傷甚重。神氣索然者。則宜平心靜氣。以鞠之。
且勿遽加刑拷。何也。以其正在垂斃之時。求生之念。輕緩死之念。重非責其供吐之難。責其供吐必實之難也。
地方失事。保甲負疏虞之罪。捕快畏比較之嚴。往往扶同亂報。見有踪跡可疑之人。卽指爲盜。或係乞食貧民。
或往時曾爲竊盜者。無論是非。輒加細懸。逼使招承。痛加箠楚。一語偶合。又令招扳夥伴。展轉相誣。誅求無已。
及至送到公堂。業已一生九死。自揣私刑若此。官法可知。尙敢以口舌害肌膚。肌膚戕性命哉。初招一錯。以後
則以訛傳訛。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者。正在此時。不可不慎也。霽威曲訊。審視再三。彼眞情不露於言詞。必
露於神色。俟其有瑕可攻。而後繩以三尺。未爲晚也。凡此皆以保善良。非以護盜賊。惟慮其似盜而非盜。故慎
重若此。倘信其果爲眞盜。豈尙肯煦煦然以詞色假之哉。

強盜殺人之律。止於梟首。實有餘辜。常有一盜而手刃數人。至數十人者。卽除爲盜弗論。而以命抵命。其罪浮
於律之分數。亦相倍蓰而無算矣。況有劫財燬室之強形。拒捕抗官之逆狀。甚有姦掠並行。俾事主之家。巢卵
俱空。而身名交喪者。無一不堪寸磔。而其罪止於一梟。豈以此輩之肉爲不足食。故於一死之外。遂不復致詳
歟。倘於此等重獄。而猶勸當事者。予以哀矜。則不特爲婦人之仁。直是以放虎縱狼爲義。散鳩施毒爲恩者矣。
其有止於劫財。而未經殺人放火及姦淫者。始可用吾矜疑一念。推詳其入夥之由。審究其上盜之實。以賊之
有無定罪之出入。如賊眞罪確。萬無生理。雖屬飢寒所使。亦難貸以國法。所謂如得其情。哀矜弗喜者。蓋爲此
輩言之也。或上盜而未得賊。與得賊而無主認者。皆可開以一面。非故縱之也。蓋以後世無恒產之授。不能責

其必有恒心。兼以保甲之法不行。或行之不力。令此輩得以藏奸。是爲上者亦有過焉。不得概罪斯民故也。但此輩原屬無良。止可待以不死。萬勿遽與開籠。使得脫然事外。隸入胥靡。投之有北。俾狼心有制而不逞。庶善與惡兩不相妨。而解網之仁。不致流而爲暴矣。

每獲眞盜一夥。必害良民數十家。猶之衙蠹之中。有一人被訪。則親屬與鄰家皆不能安枕。非慮扳賊。卽防貽禍。同一轍也。故官長於盜賊之口。只宜抑之使閉。不當導之使開。卽云盜夥未獲。眞賊未起。難以定招結案。勢必責令自供。然於此時此際。亦當內存不得已之心。外示無可奈何之色。每聞供報一人。必詳審數四。而後落筆。但以又害一民爲憂。勿以又添一盜爲喜。蓋於初獲之首盜。尙慮其冤。而多方軫恤。何況由餘而生枝。由枝而生葉者哉。近日世道澆漓。人心不古。良民供吐之言。尙不足信。何況天理蔑亡。良心喪盡之盜哉。

禁強必先禁竊。究盜不若究窩。涓涓不息。流爲江河。小偷弗懲。其勢必爲大盜。故於穿窬之獲。究之務盡其法。無論賊多證據。刺配無疑。卽使偶犯。賊輕亦必痛懲幽繫。令親屬具結。保其改過。而後釋之。倘以饑寒所迫。一語橫踞於中。草草發落。是種大盜之根。愛之適以害之矣。至於窩盜之罪。更浮於盜。竈縱十盜。勿漏一窩。無深山不聚豺狼。無巨窩不來賊盜。窩卽盜之源也。禁宰耕牛一事。是阻盜良方。不知者僅以爲修福。是實政而虛談之矣。蓋大盜必始於穿窬。而穿窬之發軔。又必以盜牛爲事。何也。民間細軟之物。盡在臥榻之旁。非久於竊盜者。鮮不爲其所覺。惟耕牛蓄之廊廡。且不善鳴。牽而出之甚易。盜牛入手。卽售於屠宰之家。一殺之後。卽無賊可認。是天下之物。最易盜者是牛。而民間被盜之物。最難獲者亦是牛。盜風之熾。未有不階於此者。彼屠牛之家。明知爲盜來之物。而購之惟恐不速者。貪其賤耳。從來宰牛之場。卽爲盜賊化賊之地。禁此以熄盜風。實

是敦本澄源之法而重農止殺又有資於民生不淺爲民上者亦何憚而弗力爲哉

論姦情

姦情有二曰強曰和其章明較著而易斷者莫若和姦以捉姦必於姦所姦夫淫婦罪狀昭然不敢不以實告敵也然而和姦之律一杖之外無加焉爲民上者卽欲維持風教而除淫滌污之念又窮於無所施所恃以挽回惡俗整頓乾綱者維強姦一律而已又無奈強姦之真僞最難辨析有其初原屬和姦迨事發變羞因羞成怒而以強姦告者有因爭寵二好由愛生妬由妬致爭而以強姦首者有親夫原屬賣姦因姦夫財盡力竭不能飽其谿壑又戀戀不捨拒絕無由故告強姦以圖割絕者又有報讎雪怨而苦於理屈詞窮不能保其必勝故用妻子爲誣賴計令彼無從置辨者此等詐妄之情實難枚舉卽云呼救之時聲聞於外有隣右之耳目可憑捉姦之際情迫於中有奪獲之衣帽可據然鄰右止聞聲音不能以耳代目衣帽雖云合體奚難以竊爲攘聽訟者於此將以爲真也而坐姦夫以死則公道日誣而奸僞日滋將以爲僞也而坐原告以誣則善教愈阻而淫風愈熾每見慈祥當事遇此等疑獄皆以不斷斷之置姦情於不問但訊其以他事致爭之由或責被犯之招尤或懲原告之多事誠以強姦重獄審實卽當論死不若援引他情朦朧結局所謂不癡不聾難作家翁者是也予獨於此有深慮焉好生固是美德而綱常倫理亦非細故人之異於禽獸者僅有此牝牡之分嫌疑之別耳我以一念之姑息而比斯民於禽獸可乎苟審得其實果無始和中變借姦誣害等情卽欲出之亦必治以九死一生之法庶足以快貞婦之心而雪丈夫之恥不然爲女子者何樂於拒姦守節而暴露於公庭爲之夫者亦何樂有此守貞不屈之婦而反以詩書所尙者爲辱身玷名之具哉強姦不分已成未成有逼婦女

自盡致死者。證據若真。斷宜坐抵。萬勿慈祥太過。而引他故出之。蓋據強姦之律。已當問絞。況又因姦致死人命乎。猶之強盜殺人。以一身而負兩大辟。死罪之外。既無可加。則死罪之中。亦無可減。但審強姦之情確與不確。則致死之真僞。不辯自明。苟姦情猶在疑似之間。則致死之由。尙難臆斷。幸勿膠柱斯言。而以形迹置人於死也。

律法事事從重。獨於姦情一節。竊訝其過輕。何也。淫爲萬惡之首。而和姦止於一杖。又必獲於姦所。始以姦論。然則牀以下。房以外。皆他人酣睡之地乎。捉姦必以親夫。然則翁姑伯叔兄弟子姪之遇此。皆當袖手旁觀。而莫之問乎。由此論之。則親夫遠出。捉姦無人。與夫在而善爲隄防。不致獲於姦所者。皆得快其淫亂之心矣。要知造律雖出於蕭何。而參酌必由於僚采。祇以同時同事。有盜嫂受金之輩。故以恕己者恕人。而爲天下姦夫淫婦。開此方便法門。後世相因。遂爲成律耳。猶幸有夜入人家登時打死勿論一語。稍塞其膽。不則王法等於弁髦。而閭閻中葺之間。無牆不生茨矣。勸司風教者。每於此等惡俗。當嚴禁於未發之先。痛懲於已犯之後。不得因法網不密。又從而開拓之。使桑間濮上之風。馴至於莫知所底。斯名教之幸也。但不宜事事詳察。攻發民間之隱私。惟擇其姦狀最著者。創創一二。遊遍通城。使家喻戶曉。知上人所痛惡者在此。則姦淫知戒。綱常不至掃地耳。

有詰者曰。人命重獄。汝勸當事者輕之。姦情輕獄。汝勸當事者重之。亦何悖理太甚。而重駭聽聞歟。曰。不然。姦情爲人命所自出。重姦情者。非重姦情正。所以重人命也。姦夫親夫。勢不兩立。非彼殺此。卽此殺彼。其未膏鋒刃者。特有待耳。況兩夫之間。難爲婦。以羞慚窘辱而自盡者。十中奚止一二哉。與其明寃於既死。何如消禍於

未萌。以今日之鞭笞。代他年之殺戮。以一男一婦之鞭笞。代千人萬人之殺戮。其隱然造福者。正是無量。豈止移風易俗。市勸化之虛名而已哉。

凡審姦情。最宜特重。切勿因其事涉風流。遂亦爲褻嫚之詞。以訊之。當思平時之舉動。原係觀瞻。而此際之威儀。尤關風教。稍涉詼諧。略假顰笑。彼從旁睨視者。謬謂官長喜說風情。樂於放蕩。無論姦者不悔其姦。且有不姦而強飾爲姦。思以阿其所好者矣。至於讞牘之間。更宜慎重。切勿用綺語代莊。嬉笑當罵。一涉於此。則非小民犯姦之罪狀。反是官府誨淫之供招矣。總之下民犯此。由於上人失教。苟有反躬罪已之心。方且垂涕泣之不暇。奚忍談笑而道之哉。

論一切詞訟

小民之好訟。未有甚於今日者。往時猶在郡邑紛呶。受其累者不過守令諸公而已。近來健訟之民。皆以府縣法輕。不足威攝同輩。必欲置之憲網。又慮我控於縣。彼必控於府。我控於府。彼必控於道。彼必控於司。控院不若竟走極大衙門。自處於莫可誰何之地。卽曰雌雄難卜。且微倖於未審之先。作得一日上司原告。可免一日下司拘提。况又先據勝場。隱然有負隅之勢。於是槩載森嚴之地。變爲鼠牙雀角之場矣。督撫司道諸公。欲不准理。無奈滿紙冤情。令人可悲可涕。又係極大之題。非關軍國錢糧。卽繫身家性命。安有不爲所動者。及至准批下屬。所告之狀。與所爭之事。絕不相蒙。如何審理。則爲訟師者。因舊例必於原詞之外。別進一紙。名曰投狀。巧飾一二附會之語。依傍原詞。其餘盡述所爭之事。讞者得此。翻然大悟。始知從前盡屬虛文。此際纔歸正傳。噫。謬矣。何其厚待郡邑。而故欺之以其方。薄待上司。而必罔之以非其道哉。承問官若據原詞審理。則終年

道破者而已矣。有同一刑具。始用之而重。後用之而輕。今日用之而輕。明日用之而又重者。此其故非但官長不知。卽訊之老誠隸卒。亦茫然不解。竊博諮羣訪而得之。不敢不爲當事告。其條重條輕。不可測識者。則以新舊燥濕之不同。而用刑之隸卒。又漫不蓋藏。聽其露處。故也。新設之具。其性倍堅。况竹木皆產於地。未有不帶濕氣者。惟用久。則水性漸收。鋒鋸亦去。且與人之皮肉相習。故受者雖云痛楚。未必盡有性命之憂。新設者於此。一一相左。其斃人最易。文太青作縣時。因舊枷刑敝不可用。欲置新者代之。慮其傷人。卽以舊枷圈外之木。穴一新孔。爲容項之地。外以新木環之。其不忍人之心如此。謂此意雖善。但覺慈祥太過。反近迂闊。語云物不用新。何由得舊。惟減其數而慎用之。亦足以全好生之德。凡此皆言新舊之別。當世亦間有知之者。至於蓋藏一節。則從來未講。每至訟庭。見拶指竹篋。即竹板及夾棍扛子之屬。皆委之滴水簷下。纔值斜風細雨。便皆濕透。况值傾盆之簷溜乎。官長不察。隸卒不知。照晴明乾燥時。一例用刑。一般下手。以爲同此刑具耳。受者不死於往日。豈其獨死於今朝。不知輕重殊體。一既可以當三。燥濕異性。十還可以抵百。如其不信。但取一件刑具。先於乾燥時。稱重幾觔。再於濕透時。稱重幾觔。則受刑者之痛楚。加倍不加倍。便可知已。然此猶論輕重之體。尙未闡明燥濕之性。請得而暢言之。尋常無罪之人。坐臥於卑下斥鹵之地。隔以牀薦椅褥。尙有濕氣上蒸。浸入骨髓。染成劇病。而不可醫者。况以濕潮之具。裂開其皮。而分析其肉。深入於腠理筋骨之間。尙冀其受而不病。病而不死。有是理乎。常有杖不數巡。而斃人於廡下。棍未去脛。而畢命於階前者。未必不由於此。伏願當世賢明長者。各於廳事左右。另置高廠廡屋一間。蓋板於地。以防梅雨之月。濕氣上浸。安頓一切刑具。用則取出。不用則束而藏之。此高大于門之捷徑也。豈待平反大獄。祝網施仁。而後爲陰德哉。衙門人役。有能講此理。互相

勸諭。勤謹收藏。每至用刑之際。必量其新舊燥濕。以爲下手之重輕。則陰德亦自無量。不獨官長蒙庥而已也。古人設枷之意。不過辱之而已。囊頭以木。榜其罪名。動本犯羞恥之心。令其悔過。亦使遠近爲惡者。見而知警。法止此矣。原非令之負戴而行。何必過於厚重。即使過於厚重。亦於罪人無害。徒損材料而已。何也。坐時原以他物支撐。行時亦有親人扛助。厚重之與輕薄。初無異耳。但知此刑專爲亡賴者設。略有顏面身家者。甯置他法。勿用此刑。蓋以痛可忍。羞不可忍。血可滌。恥不可滌也。官府一念之轉移。繫百姓終身之榮辱。可不慎哉。扭以擊手。錄以拘足。此所以防閑罪人慮其兔脫故也。苟非大辟。卽當存錄。去扭以遂人情之便。何也。人身之用。足居其一。手居其九。非此則五官不能自運。旣不置之死地。卽當遂其生機。使活潑有用之人。而爲行屍坐肉。不但非情。亦非法耳。至於婦人女子。雖犯死罪。例不加扭。爲其飲食便溺。不可假手於人。重男女之別也。人謂後世之法。實於前古。以其無別足之刑也。余謂多用夾棍。多敲扛子。便是別足之刑。猶之殺人以槌與刃。初無分別。朝廷立法。苛與不苛。有何定額。只在用刑者之慎不慎耳。夾棍扛子。於法爲極重。萬不得已而用之。非常刑也。惟強盜人命。衆口咸證爲實。卽司獄者原情度理。亦信其眞。而本犯堅不承招。不得不用此法。然以是威之。非以是殺之也。可試而不可用。可一用而不可再用。夾棍之得力處。全在將收不收之時。此時所招多是眞招。若待收夾加扛。此時供吐之言。十只可聽其一。併此一句。亦須待放鬆之後再訊。以定其果否。常有一夾不招而至再來。再來不招而至三夾者。卽使滿口供承。總非確據。以其出於口者。非復由中之言。猶病極而爲譫語。據此定案。非惟陰隲所關。倘遇慈祥之上臺。解網之恤部。霽威曲訊。仍吐眞情。則前案可翻。亦足以妨神明之譽耳。至非人命強盜。及謀叛重情。此等峻法嚴刑。卽終身不用。亦未爲不可。

論監獄

罪有重輕。則監有深淺。非死罪不入深監。非軍徒不入淺監。此定法也。下此則欽犯訪錄。慮其疏虞。不得不附入監籍。自茲以往。則非其人矣。飭下屬之清監。戒佐貳之濫禁。隄防獄卒。勿使殘虐罪囚。潔淨圜扉。無致釀成瘟疫。此郡邑諸公之恒事。亦守巡各憲之常規也。獨提緊關二事。一爲生死所繫。一爲名節所關。留心民瘼者。請諦聽之。罪人之死於牢獄。天年者少。非命者多。有獄卒詐索不遂。凌虐致死者。有讐家賄買獄卒。設計致死。有夥盜通同獄卒。致死首犯以滅口者。有獄霸放債逞凶。坑貧取利。因而拷逼致死者。有無錢通賄。斷其獄食。視病不報。直待垂死而遞病呈。甚至死後方補病呈者。酷弊冤苦。種種不一。雖因吏卒之逞凶。實由官長之不察。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豈得以痕斃二字。草草申詳。遂畢典守監倉之重任哉。與其追究於死後。不若申飭於生前。時時稽察獄中。勿令此輩魚肉囚犯。囚犯有疾。責令早具病呈。一見病呈。卽取囚親告治結狀。調治不痊者。取屍親告領結狀。一併粘連。以爲申報上司之地。囚犯無親屬者。以里甲鄰右代之。盜賊無鄉貫者。以刑房書吏代之。慎密若此。非但奸弊不叢。保全生命。亦可取信上司。自立於無過之地。常有要緊囚犯。痕斃是真。上司不信。疑府州縣官匿取贓私。慮其攻訐。自討病呈以滅口者。爲人卽以自爲。不可不慎也。婦人非犯重辟。不得輕易收監。此情此理。夫人而知之也。然亦有知其不可而偶一爲之。不能終守此戒者。以知其淺而不知其深。計其暫而不計其後也。所謂知其淺知其暫者。止以獄中人數衆多。施強暴於衆人。屬目之地。不待貞者而後拒之。旋羈旋釋者。未必盡有失節之事也。不知婦人幽繫一宵。則終身不能自白。無論鄉鄰咸訾。里巷交傳。卽至親如父母。恩愛若良人。亦難深信其無他。常見有婦人犯罪。不死於拘繫桎梏之時。而